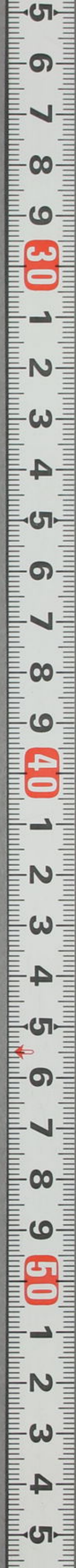


孟三

服部文庫
117
257
2



117
257
2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夫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君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公孫丑者齊人也
之才何管仲晏子之功
如使夫子以當
仁於齊而
可以復道管
且之功寧可
復許乎
誠齊也
豈復知聖賢
之事乎

子思子言教之
就然猶整
晚愠怒也
湯不率齊桓公
以道而行道
故率也
重言何劣比我
能見此之甚也

楚然曰吾先子之所良也曰然則吾子
與管仲孰賢曾西粲然不悅曰爾何曾
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
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寡也
爾何曾比子於是

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楚不安貌。先子、曾子也。粲，怒色也。曾之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揚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復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孟子心快
子思子之言
小也

以齊國之大而
行王道
文王尚不能及身
而玉何謂若易
然也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
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
晏子猶不足為與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
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
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
王不足法與

字為之為去聲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與平聲
顯顯名也
王去聲由猶通
反手言易也
誠管仲不
也王道也
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文王九十九
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

五言言文王時
難力功故言
何可當也從
湯以下聖賢
之君六七興

紂得高宗
餘化又變
臣故久而也

乘勢居言
責之勢
化者也

齊地土民
足矣不更
口土聚民也
皆拘犬相不
民之至也
而多也

下才力有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
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日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
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
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
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
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
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
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
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

難也

朝音潮南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
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
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
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
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器也時謂
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
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
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
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辟與闢同
此言其勢

三代之盛封
畿千里耳

言王者不與
民共患難
改其美

若飢者食易
為美渴者飲
易為甘
德之流行疾
於置郵傳
之命也

之易也。三代之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聖賢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其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置，驛也。郵，驛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

言今行此易也

加猶居也

取用也。臣位

輔君之亦不異於古。翻王之君矣。如是

告子之謂力未四十而不動心

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倒懸，踰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此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感而動其心乎。四十，疆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一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善。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備之。

孟子卷三

人拔一毛若見
掉捷乎市朝中
夫禍寬者
以惡言加之
乃言報之
善言有勇氣
三

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
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程子曰：心有三主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
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
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
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黜，伊糾反。曉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黜，名。膚撓，
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
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賊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
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黜，蓋
刺客之流，以必勝為
主而不動心者也。

施舍自言
其但曰舍
舍豈能為
必勝哉要
不忍懼而已
也

孟子以為勇
子長於者
百以之本子
復知道難家
不知管子者
之大也故以
舍豈能為子
管子及以施
舍豈能為子
管子及以施
管子及以施
管子及以施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
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
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去聲。下同。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
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
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
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
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夫音扶。黜，務敵人。舍，專守已。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
諸已。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
各有所以。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
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黜為得其要也。

孟子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縮義也。耳記
之古之謂也。
縮縫也。縮縫
之冠也。縮縫
則縮者理之
事也。是知縮
訓義也。

不如曾子
守義之勇
也。

同丑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
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
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好，去聲。惴之瑞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縫，衡三，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

不得者，不得人
之善心。善言
也。

告子為人勇而
無慮，不為其情
人有不善之言
加已，不復取其
心。有善已直怒
之矣。子以力
不可也。告子知
人，有惡雖善言
奪其心，加已亦直
也。之善心以力
不可也。
氣以支滿形射
為喜也。
志帥氣而行之
為其可也。

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
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
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
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
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

志力
至要
之本
持其
正也

志氣閉而為壹
歸者相動也
而歸者氣閉不能
自持故為壹
則不動而為壹也
志氣之相動也

敢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
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
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
心夫音扶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
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蹶也
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
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蹶趨走則氣專在是
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
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心者什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

浩然之氣

惡平聲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
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
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天下之
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
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
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
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
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
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
心殆亦冥然無覺惛然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
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
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
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

孟子云我聞
言能知其情
所趨我則能
養言我則有
浩然之氣
也
何
且何浩然
何
言此至大至
正直之氣也
而母同微
於神則故言
之難也養之
以義不以利

則使法蓋塞
滂天地之間而
德教無不能也

言能養者
氣而行義理
常以充滿五臟
若其無此則
腹腸飢
蓋若人之
餓也

集義

言性皆外之
氣與義雜
生從內而出
人生受氣所
自有者
孟子曰仁義我
皆出於內告子
嘗以為仁內義
外
言人行仁義之
事必有福在
其中而勿正以
福強為義但心
勿忘其為福
而亦勿汲助
長其福也

予

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歉然而餘。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之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

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

義以其外之也

如齊侯襲晉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事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且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檀樾枝之說。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

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

此言於心
不謂
也

以前人之情
助者必有
福者必有
及使之枯死也

言告子外
常恐其行
欲急得其
政力且言
之行當內
善不當名
其福亦如
樞若者集

若實玉
若驪姬
若聖牛
若素衣之
辭指謂能
欲以形善
大也
生其心
錢時好善
不得之也
各其改回
無
竹節言及
事

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與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克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悶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家人也病疲倦也舍而不耘者忘其所事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有所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

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沉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其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

善人各有能我
於辭言教命則
不能如二子

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
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
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
曲直若猶未免難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
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
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
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
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
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
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
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
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
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

以其智足以者知
致能學道也歌
也以其仁足以
及物故能教
人不倦也
孔子當不致安
於於聖

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
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倦智也
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
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
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
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倦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
仁之所以及物再言
是何言也以深推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
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
問所安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
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

孟子言昔日
已竊聞師言也
禮者曰收股
也

孟子曰且置
是錢不願比也
孟子曰可願比
伯夷不
非己不好之君也
可以正道而得
民
事也定使小民
者何傷也
更欲為天理物
莫得行道而
已矣

曰姑舍是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
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
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
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
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
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

伯夷伊尹
孔子相比

此三人君
能信邦國
後尊敬其德
而朝之不以
義得之皆不
力也是則孔
子同之矣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
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
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與平聲明音潮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成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身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

宰我三人之智
足以識聖人行
下也其言有可
用者欲力刃
孔子也

以孔子但力不
王天下如使當
竟舜之世觀於
制度賢之遠矣
見其制作之禮
知其政之可以
致太平也豈聞
其雅頌之樂而
知其德之文也
同也
無違離孔子者

有若以為萬類
之中各有殊異
至於人類卓絕
未有盛美過於
孔子者也

以大國之力假
仁義之道

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汗音蛙好去聲

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信之可信也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道其

情者而見其皆莫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

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

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

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

也

垤大結反潦音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時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元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

百世之聖

也名我宰

以己力不足而
性服於人
非心服者也

者

行仁政得
其榮行不
不仁崇其
辱

務矣如惡
及無勤國
之度

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

文王以百里。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

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

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

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詩本雅文。王有聲之篇。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鄭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

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情然。徒惡之而不以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

者在職，國家間服，及是時明其政刑，雖

大國必畏之矣。

間音閱。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國家間暇可以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繭。

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徹直列反。土音杜。綱音稠。繆武慮反。詩。西風鳴鵙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綱繆。纏綿補茸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為之。為巢如此。此君之為國亦當思。惠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

今國家間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

自怠惰。故遂不脩政刑。是以見侵而不能距。

言我也。

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孽。魚列反。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禍之自已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道。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已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

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

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

也。

天之效。其辭。尚可違。辭。譬。如。高。宗。唯。維。宗。景。守。心。之。變。

法而不廛。當以什一之法。其不當征其廛。宅也。

言古之設。關。但。後。禁。異。言。異。販。耳。不。征。稅。出入。者。也。

里居布錢夫
一夫也
欲使寬裕
去里布

鄰國之君
將其民來代
之
勸人子弟使

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

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塵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

為之氓矣

氓音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塵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

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

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

有也

曰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冠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故實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

言人皆有
不忍加惠於
人之心也

推不忍人
之心以行不忍
傷民之政

有於時

故力之休易
而此

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怵音黜。內讀為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言無此四者
當若禽獸
非人心耳為人
則有之矣凡人
且不能演用為
行耳

引用之端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惡去聲。下同。羞耻已之不善也。惡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自誠言其性
使不為善也
賊其君使陷
惡也
權一節此凡有
四端在於我
若心泉之始
微則廣大之
則無所不至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
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
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
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
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
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包者矣。能由
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
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
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
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

四海保
安四保

矢筈也
非獨不仁作
中之人也術使
之然正欲視
人匠梓匠作棺
欲其盜利在
於人死也

力仁則可以長
天下則安無
仁者而人不能

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
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
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
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虛名，無專氣，而水火金
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
在。於四時則寄焉，其理亦猶是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
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
故術不可不慎也。
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
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為得，智夫
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

五十一

知入是仁道者
又安得為之智
乎

不仁是不智也

焉於度反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善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然自然之安無入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

如也如取之莫如為仁

由與猶同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此亦因人愧耻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力人所役者也
治其事而耻其業

以射喻人為
仁不得其教
當及責已仁
恩有所未至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也而由入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命各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入規如講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

於人以為善

舍上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

能舍己從人
故為大也於
子路與禹
同者也

過而能改也

步取今之善
得而後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不為私也。已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已。此善與人同之日也。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

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

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執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人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於已。在已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

塗尼亦墨也
也寫之也

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

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

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

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

者是亦不屑就也

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

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辱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

進不隱已之賢才
註云閑滿也
孫奭疏云不
京慎

故不忍就
見也

申、浩、一、德
但不失已之正
心而已耳

輕忽時人
聖人之道不
取於此

天時謂時日支
于五行旺相孤
虛之傷
孤虛者蓋孤虛
之謂也
畫為虛二畫為實
以子甲子日定
而南北四方以
占其孤虛者宜
背之而知吉凶矣

公孫丑下

曰爾為爾我為我雖祖禡裸裎於我側
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
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
者是亦不屑去已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在道也
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
言也。祖禡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
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斃故不可由也

孟子卷之三

孟子卷之四

公孫丑章句下

朱熹集註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
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
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曰。城郭之小者郭外
持。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公孫丑下

下

如衛認公

域民吾民也
使懷德
特仁惠
使道化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
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
不如人和也。章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只
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
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
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
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城界
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
有不戰而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
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
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
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
及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

而說以疾辭也。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
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
日愈，如之何不弔？

孟子仕齊處節
履之位以道見
寡人如就見者
若言就孟子之
館相見也
可見而僅可
來於郭刀在
野視於
孟子不悅王之
欲使朝

丑以為不可

王以孟子為

仲子使數人告
孟子君命宜放
必為造朝也

具以語景丑
氏耳

景子責孟子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
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
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
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魯平聲孟仲子
趙氏以為孟子
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
也仲子推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
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
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
疾而出甲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令人時偶王無
知不足上言仁義
人必敬無大於是
者也云爾後語

此謂不侯
之道謂為臣固
自當朝也

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
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
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
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
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惡平聲下同景丑氏
齊大夫家也景子景

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
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
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
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夫音扶下同
禮曰父命呼

我之豈謂是君臣
呼召之向乎曾子
不禮賢下士故道
曾子之言自以不
後者楚之君曾
子豈常言不義
之子邪以或者
自以道之一義
欲以喻王也吾
我猶為子代豈
存於王年

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後，履在外不候。車言
孟子本欲覲王而闕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與平聲，慊口簾反。長上聲，慊服也。少也。或作慊，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

言古之大聖大賢
有所興為也君必
欲大賢臣而謀

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樂音洛。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

醜也言今天
下之人君土地
相類德教齊等
不能相絕者無他

孟子自謂不為
管仲故非齊王
之召己也是以
不往而朝見於
齊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
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尚過也所教謂

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
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
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
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
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
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
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

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
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
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
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皆適於

孟子曰皆是也義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

曰餽贖予何為不受贖徐及反贖送
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

餽之予何為不受為兵之為去聲時人有欲
害孟子者孟子鼓兵以戒

我在齊時無事
於義未有所處
也言其辭意而
謂之是以宜射
取我欲使我懷
惠也亦有君子
而可以貨財見
取之乎
持戟之士也
殺之以昭果毅
一失之則行罰
不及待也也

散

備之薛君以金銀孟子為兵
備辭日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
之也為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無遠行戒

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
日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

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

待三去上聲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

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

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幾上聲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
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

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

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

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與本聲收之養
若不得自專何
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

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

為都治都也
誦言也

牧地

孟子卷三

王知本之在也
政受其罪

此則寡人之罪也

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太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所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于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與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

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

可以言與

蚺音進。鼃鳥花反。為去聲。與平聲。蚺鼃齊大夫也。鼃亦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以諫刑罰之不中者。得諫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為

則吾不知也

公都子以告

為去聲。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

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

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

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友齊滕之

士師治獄官也
孟子見蚺鼃
齊外邑大夫請
為士師。蚺鼃王
以諫正刑罰之不
中者
盛責之

諫曰言責諫
諫之任

不悅其為人
行治之事

或有也
言其專矣
不知治於人
夫人既曰有治
行事我將後
何言哉

敦匠厚作
棺也事也
喪事急也
以素美也

厚薄無三寸
之度

厚者難行肉
朽然後盡人
心所不忍也

悅者孝子之欲
厚送親得之
則悅也

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
而選也行事使事也

蓋古蓋反見音現蓋
齊下邑也手驥王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
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
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齊有司已治
之矣孟子之待小人而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
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
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夫若以

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贏齊南邑充虞孟子
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
已通以美
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

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

盡於人心

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
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
時為人觀視
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

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

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
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士親膚於人心獨無快

此必二反。快音效。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士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

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

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

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

子噲也
之豈相也
不以天子之命

無也

則可矣否乎

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

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

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

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

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

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

沈同以孟子言
可因歸勸其王
伐燕

誰可以伐之
謂王者得天
意者也

喜也

言豈難有罪
猶當王者誅
之耳
今齊國之政猶
豈改也

今豈不徒有
燕政之

言固公何及也

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前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宋
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揚氏曰燕
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用其民何不
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虜而後燕人睡之乃以是
歸答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十一年燕人
共立太子平為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
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
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

賈欲以此說
孟子

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
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惡監皆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各解武王弟周公兄
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
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
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誅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

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

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

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

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周公雖知管叔
不賢亦必不知
其將畔

孟子曰：周公不知
其將畔也

與平聲言周
公乃管叔之

周公雖有此過
乃誅三監作大
誥是周公改之也
順過飾非
今所謂君子
子也
孟子言此以議
賈不能匡君而
欲以辭解之

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
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
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
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
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
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
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
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
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
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
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更平聲。順猶遂也。更
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
賈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

○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巳者。
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
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
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
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
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得論
說而自
明矣。

辭齊師而歸
其室
謂未至仕齊也
遂聞孟子之賢
而不能得見之
同朝得相見
不知可以後
日之後
於國中

○孟子致為臣而歸。孟子久於齊而
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
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
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
願也。朝音潮。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

使教者一國
君臣之子弟
子之富鐘之
錄

時子以我力欲
富故以錄我
我往者優十萬
鐘之錄以大道
不行故去耳

二子孟子弟子
季孫知孟子意
不欲而欲使孟
子就之
子叔之疑惑之
亦以可就之矣
今又欲以其子弟
故使我為卿而與
我無鐘之福亦
注不欲富貴乎
是猶獨於富貴
之中有此私登於
外之類也

一作也

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
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為去聲）

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
之言告孟子（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
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白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
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
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龍。音壘。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壘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
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為必求龍斷而
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

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統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下同。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

臥。為去聲。下同。隱於勤反。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

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

言留孟子三三

齊教也宿

夫子慢我不受

請絕

子思以道不行則欲五經公常使賢人往為之

孤曰子思於修公師道也。此亦公者也。泄柳申詳之行。公臣道也。亦容者也。

昔者魯其
身皆明言
告之也
長久也

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

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

不能安其身。

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一子意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

長者絕子乎。

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

五

五

澤也

志於此事則

不悅

予

予

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千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書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尹士齊人也于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子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子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書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

予

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予

予

夫出書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

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

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

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乎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

孟子以齊國知其可行以善政致意望王之改而反之

予

言君子達則多善天下也

我豈若獨名小丈夫也如其君云

言已忘大在於齊
一世之民不為
小節也

正學曰此章
言大德洋
介士安不賢
者志其大者
不賢者志其
小者也

彼時前聖賢
之出是也其時
也

由周家性
如與大王交
王以年
老驗其時則
可有也

孟子曰謂能為
名世之士時又他
之而不以施此
乃天自未始平
治天下耳
正學曰此章
言聖賢與天
子天消息天
天非人不因人

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竊日之
力而後宿哉

悻悻怒意也竊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
濟時汲汲之本心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

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

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間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
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
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各世
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皋陶稷
契伊尹萊朱太公
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
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
五百年之期時謂亂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

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夫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
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
不豫哉然則孟子雖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
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非天不成也
怪孟子於齊不
受其祿

不欲即五若乃
要說見此大意
繼見之後有
師旅之命不
以請之

正事曰齊王續
以賓師之命而
禮自之

使致楚

孟子時在宋

人生皆有善性
但當克而用之
耳

滕文公上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
受祿古之道乎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

欲變故不受也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

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亦不亦請乎

孟子卷之四

孟子卷之五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秉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解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復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性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

孟子卷三

三

世子疑吾言
有不盡乎

一惟行善
耳後何疑和

成觀勇果者
也。且曰公言
曰尊貴與我同
之何為畏彼之
哉。言是而一耳但
有能為之者亦
若此辭矣

長經相神可
得夫五十里
也。可以行善者
也。葉政人疾少得
頭眩憤亂得
瘳愈前仁當
精熟德惠乃治
也

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
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
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反。夫音扶。時
人不。知性之本。善而
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
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
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

成觀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儀，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
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
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一致而復引
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
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

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懸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潰亂言。滕國雖小猶
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
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論其於告子
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
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
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秉仁行義者也。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

孟子歸在部也

時諸侯皆不以禮故使獨行之也
嘗聞師言

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
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

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
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
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
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
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
於庶人三代共之

齊音資疏所居反飭諸延反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

時魯同姓俱出文王敬聖人故言魯者也
言受之於孟子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
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
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
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緇也不緝日斬衰緝之日齊衰疏屨也羅布也飭糜也喪禮三日如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勝與魯俱文王之後而曾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勝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一國不行三年

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主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我若行不足似於我不能盡大事之禮故止我也孟子言如此不可用他事求也委政冢宰大臣嗣君但盡其情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鄰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齎粥面滾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

即然

是在世子以身帥之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
大悅世子葬行

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州也州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服者大悅

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歡川悅反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冢宰六卿之長也飲也深墨甚黑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間誤

正事曰此事
言事莫當於
奉禮孝莫大
於哀勤後善
如流文公之謂

不可使台暗
教以生之務也

指

言教民登取

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前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迎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力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

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繩音陶亟紀力

反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總統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

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將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

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悲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悲為富之害於仁也

禮下大臣

言者好取衣
仁者好施
陽虎非實名也
言有愛石以人
應及言

民耕五十畝貢三
五畝耕七十畝者
以上畝即公之
耕百畝者徵取
十畝以為賦
徵猶取人徵取
物也藉者借也
借人相借力助
之也

君子小人每
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
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
者藉也

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
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
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
授一區但借其九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
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
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
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
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
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
取其一分蓋又輕於十畝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
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

通也均也
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
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
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
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為為民父母使民
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
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穉轉乎溝壑惡在
其為民父母也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壙也盈滿也盼恨
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

營貢者以其核
校數歲之中以
為有常之例也
其歲之所孰則
貢之數亦然歲
之荒則貢之數
亦然蓋以歲荒
則有損也
公家取其稅
以備其常數
盼勤苦不休
息之白
公賦有不足者
又尚率貸子
息而滿之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壙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

其子雖存其官
世食其父利
言而為民之
子弟自其勤
勞者也

惟設人助者
雖固亦有助
之之制也

養、者、先

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夫音扶。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一

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士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

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雨于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陰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

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

教也。序者射也。夏日校。殷曰序。周日庠。

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

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編小

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人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舊穠

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當取法於有道之國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

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

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養去聲。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

佐。謂受土易居也。

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

二百畝。謂其餘田也。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付一爾。

夫音扶。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掌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日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一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欵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苗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

正。子曰。此一章言尊賢師。知采人之善。修學校。禮義。救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則為治國之大本。

加惠。潤澤之則。在君與子。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
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
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
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
亞聖之才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
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
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
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耨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
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
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
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揅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

其徒學其業
者也

聖人之改
仁政也

無桑神農之
傷重字許行
神農之道也

與民並耕各
自食其力
尚身自具其
食自治民事
耳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耨而自
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
也願為聖人氓。陳良楚之儒者耨所
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
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
而食。糠粃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
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
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孫惡平聲

禍以無識之

饗飧熟食也。朝日饗夕日飧。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屬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除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金甌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金所以煮。甌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耕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厲病也。以粟易器不病。治亦何以。力初農夫。且許子何力。不自陶治舍者。止也。

乃工若其事。者不爲耕。之人君自天下。以下而治天下。此不可耕且以窮。許行之此語且不。親耕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官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振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金甌之屬也。陶爲甌者。滄爲金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大人君子小人也

勞心易也勞力
難也
曰施教以治
理之民易力
治之民以奉
養其上也

遭洪水故云
未平

盛衰之迹尚
存山林而及
至於中國

曰滹治也
排淮也

故中國之地可
以耕而食也

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亂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州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偏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

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滹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滹音藥濟子禮反深危令反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滹亦疏通之意濟潔一水

孟子卷之六

放勳堯疏

振其羸窮

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

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並上聲勞來並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乘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彛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

言聖人不得賢聖之臣力已憂農夫以百畝不易為已憂

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力之下亦能治天下者難也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為易並去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變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為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

如此但不用心於躬自耕也

言以治及之禮義化之言也

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與去聲則法也

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予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友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場孔子家上
祀壇場

如事孔子以
思也

聖人之
如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
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
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
日子貢復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
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曰不可尚
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
已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果。三十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家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自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

許子託於
古非徒聖
竟弄之道

今子及下焉
木入於幽谷

言南堂之人
難而而子乃
是人而
亦不善變更矣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
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馱亦作賤古役反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
木而入於幽谷者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於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
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魯頌闕官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也按今此詩為傳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馱。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於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闕官之篇也膺

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也。按今此詩為傳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則使之下有
爭執之道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
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
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
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
賈相若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
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
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鬻之物皆
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
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
下也巨履小履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

正考曰此章
言神農務本
教以凡民許
行蔽道同之
君臣陳相陪
師陪於此谷
不理物情謂
之淳樸者

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蓰一倍也
蓰五倍也什佰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
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履小
履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
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
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
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
夷子不來辟音壁又音關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
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
以觀其意

是日孟子
旬孟子病故
不來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

告徐子

不直言之則傷
家聖道不見
我日欲直其
也
墨者治世貴
其薄而致厚
子欲以此道易
天下之化使
從已

差音无
之夷子名也

去夷子以為人愛
兄弟與愛鄰子
等耶彼取子子
將入井雖他人
亦愛救之故謂
之愛同也但以
赤子無知故救
之耳必以愛及之
未盡達人情

天由萬物各由
一本今夷子以
他人之親與已
親等是為二本

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
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
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
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
也不見之見音現又未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
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
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
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
必有所不安者故

孟子因以誑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
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

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
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
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
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
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音蒲匍蒲北反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
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也又
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
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道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
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
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
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
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

也愛親

上世未制禮時

見其視為獸也
所食中及野故
汗此出於親
此為他人而野也
目出其心

莫多理籠中
之屬可以取
者也

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一本而何哉
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
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
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
而委之於窞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
姑喂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
為人泚中心違於面目蓋歸反藁種而
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
親亦必有道矣
泚音泚叢楚怪反泚七禮反睨音
請為去聲藁力追反槩力知反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大
古也委棄也登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謂助聲或曰樓

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能正視。哀痛迫切不能
為心之甚也。非為泚。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
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
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
覆也。藁。土籠也。埋。土舉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
葬理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
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問曰。命之
矣。
憮音武。問如字。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問者。有頃之間
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
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
易入。而彼之感。易解也。

孟子卷之五

孟子卷之五

命之猶言
受命教矣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一

代見孟子
有來聘請
見孟子
有折不見

志士守義
者常士義
勇者也以義
則去首而不
恨

直事妄見
滿後何有也

尚可任大就
小而以要其利
也

文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
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
尋宜若可為也

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个尺且尋枉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君子固窮故常死無棺槨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
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
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

此何取也取非其招不往也

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喪去聲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

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嘆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
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夫音扶與平聲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

五

謂

使王良主子也

力之注也去御

禮之射

極射之曰詭

遇

不獲一禽，譬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疆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譬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汝為去聲。舍上聲。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譬奚簡子宰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疆而後可。譬奚不肯疆之而復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也。

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譬奚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留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

子如何欲使

我枉道而從彼

諸侯而見之

人當以直為

枉耳

子如何欲使

我枉道而從彼

孟子

卷之五

五十四

安居不用
辭說則不
與革煨也
男子之道當
以義正君

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為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焉於度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首日冠女家也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一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

淫亂其心移
易其行也
推其志也

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不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蘇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

質臣所執以
見君

弔

傳直戀及質與贊同下同周書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入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書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

曰諸侯耕助以其粢盛夫人蠶繅以為

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

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

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

足弔乎

盛音成。繅素刀反。武承反。禮曰諸侯為籍百畝。鳧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

利則者躬耕勸寧其民收其藉助執器之事以事女功言惟絀祿之士無主田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書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

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

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

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

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

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禘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血所以覆器者也

仕之為急若農夫不可不耕也我晉人也君子視也子何力不為仕也

疏曰童言百工
食力以稱養賢
修仁尚義國之
所厚移同易俗
專功可珍雖食
諸侯不為素餐
徒又後於孟
子

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
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
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
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
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
國舍上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晉國解見首篇仕
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齊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
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
室女以男為家妁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
之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
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
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
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
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

疏曰農有粟而人有
布有布而人有
有布則得食
於子之所者矣

食者謂天下
可食者謂天下
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
食音嗣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止止疑士

如得以通功易事
而得食於子
况有君子之功
於道者

梓成其益械
匠學其官室
輿人車工也

孟子言人但破
碎瓦画地則復
曼滅也此無用

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義。延面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

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雖曰然則子
志非欲得食
於後侯而後
侯所以食之者
亦以孟子有功而
已矣

性之色純色
無雜色也曰
犧也

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曼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曼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地則復曼滅也。既白。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

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

孟子卷三

童子未成人

童子未成人

童子未成人

童子未成人

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反盛音

為去聲

非富天

東征而罰有所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用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

有彼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

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

五子卷三

三

願見國王望見
休善使我得附
就古是周家也

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箠
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
取其殘而已矣

吟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社為
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匪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專
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
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
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各釋其
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
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
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
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少
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

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此於
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
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

焉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
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
之不早也尚何疆國之足畏哉苟不自
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
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
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
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

咻

國未也列國
皆借類自強
循王取也王

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
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
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戴木勝宋臣也齊語齊
人語也傳教也咻誰也齊齊語也莊獄
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
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
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
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
王何長士聲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
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雁子不
雁子不

引不為臣不者
不釋之

論語曰禮孔子
勝孟子曰是
非大姓故用
誦讀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
古者不為臣不見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
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
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
人泄柳魯穆公時人文侯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
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
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闕
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闕
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

是時湯貨
先加不豈得
不往孫見之
哉

極甚於中夏
之日治哇羅國
之勤也
報然面赤而心
不正者此我之
所知

以觀君子之所
養志而智矣

河孟子欲使君
去關而征稅復
古行什一之賦

不見

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勦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木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為木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魯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

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

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齊虛業反赧奴簡反齊肩疎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一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輒往而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

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

洪不及者淪於汗賤而不耻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

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

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

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俗謂來年

公都子
好辯言孟子好
與楊墨之後
辯爭
天下之生民
以平也述有
治亂世也

猶鳥之巢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
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好去聲下同治去聲

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
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

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

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貢
胡工二反水逆

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洞無涯之水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下地上高地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民人下高
平土故遠險
阻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
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
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
土而居之菹側魚反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
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汜濫也

遠去也消除
也此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
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
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
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

其小人則效
邪侈故作邪

又大亂

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滂蒲內反。暴君謂夏本。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而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

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

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

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

以正無缺

相去聲。奄平聲。奄東方之國。蚘紂為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列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

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此周室東遷

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

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

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主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

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厥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

咸紂紂共力
紂改者五十國

大顯明王道
大續承天光烈
謂成周之行
正道無虧缺

知我者罪我者
獨紀也罪我者
聖王不見浮貶

公明儀善與人

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及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偏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餓之言以明下楊

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明於禽獸而人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吾為此懼聞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為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太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揚墨為共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

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

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行好皆去聲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益獸之災慘於夷狄篡竊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好辯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工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力且以好辯見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

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

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

仲子居不食之
工窮不苟求
者足以絕糧
而後也

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於音烏下於陵同
音曹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辯不苟取也於陵地名
名蠶蟻蠶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

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

蚓而後可者也

中有力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蚯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蚯蚓之無未於世然後可也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

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

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

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纻以易之

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

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

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

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鰕者已

充當其操行
似蚓而可行者
也刺良工也
泉極廉矣然
無心無機仲
子不知仁義
若守一介亦
猶也

伯夷之徒盜
跖之徒

伯夷之情最力
繫者盜跖最
在會利者

曰

仲子以乃事此
其君行此其
道也亦富貴
故及義之
歸者其母

不知是則所
類也

顛頤曰惡用是鮓鮓者為哉他日其母
殺是賊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
鮓鮓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音閣辟音避類與
顛同頤與盛同于六
反惡平聲鮓魚乙反哇音蛙世家世卿之家兄名蕘食
采於蕘其人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曰仲子也鮓鮓賊
聲也顛頤而言以其兄受
鮓為不義也噉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
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
也乎若仲子者明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
如此至於妻所易之乘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

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
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
自足如丘蚓然所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
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入人
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
君臣上下是無入倫也豈有無入倫而可以為廉哉

孟子卷之六 終

